

16444





說郭目錄

弓第一百十一

東方朔傳

郭憲

漢武帝內傳

班固

趙飛燕外傳

伶玄

飛燕遺事

趙后遺事

秦醇

楊太真外傳

樂史

梅妃傳

曹鄴





長恨歌傳

陳鴻

高力士傳

郭湜

東方朔傳

漢 郭憲

東方朔傳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隣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笞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見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



言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見瀟衣竟誓  
息冥都崇臺一寤眠王公啖兒以丹粟霞漿兒食之  
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卽醒還遇一蒼  
虎息於路初見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  
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  
脫布掛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  
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  
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我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  
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十餘年目中童

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  
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代毛矣朔旣  
長仕漢武帝爲大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朔狎  
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  
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  
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  
鳥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卽美悶不能  
動帝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  
年無所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



人與臣一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簞要臣入雲輅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薦珉毫之珍褥以百珉之毫織爲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窓綈統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爲祥朔對曰臣嘗游昊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

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卽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株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聃有周七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木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復年枝忽汗此



木五千歲一溼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  
帝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還鄉之事唯  
朔下席操筆疏曰臣游北極至鏡火山日月初不照  
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草木  
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窸封嘗  
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内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剉  
此草爲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卽不加燭亦名  
照魅草採以籍足則入水不沉朔又嘗東遊吉雲之  
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

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由東王公怒棄此  
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遶日三匝此  
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  
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名步景駒朔曰自馭之如  
駑馬蹇驢耳朔曰匝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  
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詣之以秣馬馬立不  
饑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吉雲曰其  
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  
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



甘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  
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琉  
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  
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  
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  
聲長嘯輒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  
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  
卽召大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  
何所能曰頭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  
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  
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  
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不備載



漢武帝內傳

漢班固

班固撰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蒼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主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為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為猗蘭殿旬餘景帝

漢武帝內傳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卽位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向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關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



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  
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  
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  
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  
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  
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敕端門之  
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  
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  
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

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  
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旣至從官不  
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  
五十七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  
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  
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  
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袿褕文采鮮  
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  
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璫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



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  
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  
自設天厨真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  
芬芳填櫛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  
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  
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  
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  
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二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  
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

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  
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  
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  
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歌  
畢王母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仙真經所謂行益  
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  
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  
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  
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



精克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  
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  
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仙人吐納六  
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  
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  
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敕侍女玉女李慶  
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旣  
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  
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

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  
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  
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字骨  
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  
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  
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游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  
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  
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  
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



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  
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  
帝君敕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住如是當還還  
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  
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俄  
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  
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  
彩耀目真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  
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頂  
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  
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  
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厨厨  
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真元之  
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温還坐夫人笑曰  
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  
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  
慾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  
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神



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  
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  
五藏之內雖獲良針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  
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  
魂消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  
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闕而口乾  
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剗命  
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爲損  
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性爾但從今

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宥惠務濟  
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恒爲陰德救濟  
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  
奢從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  
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  
天尊之重下降於螭蛄之屈雷虛之靈而詣狐鳥之  
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  
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昆閩  
之中位以仙官游於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



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墻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戢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凝真性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

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閨宮暫舍塵濁旣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弭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必卒何如其廻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



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  
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  
仙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  
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  
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  
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  
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諸  
鎮輔貴昆陵以含靈仙尊蓬丘以館真人安水神于  
極陰之源棲太帝于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

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光  
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  
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其  
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觀河嶽之盤曲  
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  
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秘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  
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  
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仙澤扣求不忘于道欣子  
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



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  
之文賜以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  
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  
真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  
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  
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  
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  
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  
八稟十訣六靈咸儀丑辰未戌地真素訣長生紫書

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缺此十  
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  
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  
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  
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  
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既蒙啓發弘  
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饑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  
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啓叩不已王  
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



漢武帝內傳  
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  
招神此術眇邈必須清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  
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途矣吾  
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真之山視王子童  
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言吾以三元祕言不可傳  
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吾  
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  
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  
矣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

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  
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羣文真人赤童所出  
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  
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  
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  
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銜天道此禁豈輕  
於傳耶別敕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  
真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仙之  
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



嶽勤修齋戒以求神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  
吾等有以下眇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  
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  
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仙  
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  
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  
也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參  
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  
長生難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

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耶夫人謝  
曰謹受命矣但環疇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  
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  
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受書以來并賢大女卽抱蘭  
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  
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所授  
者同青真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別授於人  
彼男官也今止敕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  
者意是愍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



漢武帝內傳  
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  
之珍貴耳非徒苟執銜泄天道阿環主臣願不罪焉  
阿母真形之貴愍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矣  
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卽命侍女紀離容徑  
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  
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  
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使奉絳河  
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  
母相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

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  
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  
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寔非仙才詎宜以此  
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  
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與師旅而族有功忘賞  
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  
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  
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  
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除



漢正帝內傳  
過一月克已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  
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  
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  
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寃冤窮鬼  
有被握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  
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帝而祝曰九天浩  
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  
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  
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

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  
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及是天真必沉幽冥  
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  
黃道君之師真元始十天王八室弟子也姓延陵名  
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官以青真小童爲號  
其爲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爲真俊  
游於扶廣權此始運館玄圃治仙職分子在師居從  
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  
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



漢正帝內傳  
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  
長生此書上帝藏於玄景之臺子其寶秘焉王母曰  
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  
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  
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  
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  
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  
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  
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

取歿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歿於道路受上  
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周枉而卒歿輕則鍾  
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  
於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  
因授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  
璈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答歌歌畢乃告  
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  
朔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道從音  
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



漢正帝內傳  
十五  
絕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  
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  
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奉  
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  
安著栢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  
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音旨清暢高韻自許爲神  
真見降必當度世恃此必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  
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狄路盈怨歎流血膏城每事  
不從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栢梁臺真形

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  
并函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  
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  
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二月帝  
病行蟄屋西憇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  
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  
遍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塋間大霧門柱環霧經一  
月日許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胡康渠  
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



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  
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  
關外來宿鄜市其日見一人於此車巷中賣此二物  
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卽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  
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  
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  
歛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  
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  
月日武帝時也上黨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  
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  
曰此孝武皇帝殞殮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  
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  
按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歿過太陰中鍊  
尸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歛經杖乃忽  
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  
者乎



趙飛燕外傳

漢伶玄

趙飛燕外傳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  
 律合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為繁  
 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  
 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  
 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早有私病不近婦  
 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  
 次日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分脈



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妹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爲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常有女事官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妹弟事陽阿主家爲舍直常竊倣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貲服疏苦財且顯事膏沐澡粉其費亡所愛共直者指爲愚人飛燕通隣羽林

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旁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爲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官召幸其姊妹樊嬖爲丞光司帑者故識飛燕與射鳥見事爲之寒心及幸飛燕暝日牢握滄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畧無譴意官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儀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邪旣幸流丹浹藉嫖私語飛燕曰射鳥者不近女邪飛燕曰吾肉視三日肉肌盈



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

婕妤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嫔上簿嫔因進言飛

燕有女弟名豐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

即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

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

嫔為帝取后五采組文手藉為符以召合德合德新

沐膏九曲沈水香為卷髮號新髻為薄眉號遠山黛

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

光殿帳使樊嫔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妒不難

滅恩受恥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恥不望旋踵音

詞舒閑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

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官中號淖夫人在帝后

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嫔計為后別開遠

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嫔

諷后曰上久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時進

上求有子后德嫔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

無所不靡謂為溫柔卿謂嫔曰吾老是卿矣不能效

武皇帝求白雲卿也嫔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仙者



上立賜嫔鮫文萬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爲趙  
婕妤婕妤好事后常爲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  
衷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衷正似石上華假令尚方爲  
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爲石華廣袖後在遠條館  
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  
性剛或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  
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官奴鮮綺蘊香恣縱棲  
息遠條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  
通香沉水坐潦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  
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嫔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  
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爲馮大刀妻陽  
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母事陽華陽華善賁飾常教后  
九迴沉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  
常試若爲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於承光司劑者  
上官嫵嫵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煮美花滌  
之終不能驗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光珠彩皆若月  
照人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  
蛤粧玉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



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  
聞之卽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后壽終不爲后道  
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  
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  
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椀一面  
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  
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  
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  
鏡一奩精金軀環四指若亾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  
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  
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  
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  
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  
爲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婕妤接帝於太液  
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爲瀛洲榭高四十  
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  
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  
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



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喻細嫺與相屬  
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  
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  
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悵然曼嘯  
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闈他日  
宮姝幸者或襲裙爲絳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  
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殿博  
昌殿求安殿皆爲前殿後殿又爲溫室凝缸室浴蘭  
室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璧爲表裏千變萬狀連  
遠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  
求匪安却老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  
一飯晝夜不卧偃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  
問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  
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嫺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  
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嫺侍  
后浴語甚謹后爲樊嫺道夷言嫺抵掌笑曰憶在江  
都時陽華李姑畜鬪鴨水池上苦獺嚙鴨時下朱里  
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



鴨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汗吾絞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埴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嚙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嚙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熟視不復言樊嫔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爲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雍姊背邪今日垂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鸞釵爲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妒我爾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嫔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比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



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  
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藥有苦  
口者非帝爲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尅  
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覽  
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  
豫約中出幃值帝卽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  
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  
之侍兒貪帝金一出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至百  
餘金帝病緩弱大鑿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脊卹  
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九一幸一夕昭儀醉進匕  
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丸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  
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裛衣視帝餘精出溲  
霑汗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  
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歛手掖庭  
令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斃血而  
死



飛燕遺事

闕名

趙飛燕外傳

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  
 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徃徃為黃金缸含藍出壁  
 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  
 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鑷每好風日幡旒光影照  
 耀一殿鈴鐻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  
 絲縷玉几玉牀白象牙簾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  
 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



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  
瑕缺窓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  
桷皆刻作龍蛇蟠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  
匠人丁緩李菊巧爲天下第一締構旣成尚其姊子  
樊延

其二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  
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  
第一皆擅寵後宮

其三

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  
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襪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  
心

金華紫輪帽 金華紫羅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

下裳 五色文綬 鴛鴦襦 鴛鴦被 鴛鴦褥

金鵲繡鎗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王環 同心七寶

釵 黃金步搖 合歡圓璫 琥珀枕 龜文枕

珊瑚玦 瑪瑙壺 雲母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風 琉璃屏風 五層  
金博山香爐 迴風扇 椰葉席 同心梅 含枝  
李 青木香 沉水香 香螺卮 九真雄麝香

七枝燈

其四

慶安世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  
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着輕  
絲履招風扇紫綈裘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胤  
嗣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禱祈別開一室自左右侍  
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駟車載輕薄少  
年爲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  
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

其五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  
賢列女之象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

其六

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  
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鸕首一名雲舟又刻



大桐木爲虬龍雕飾如真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爲  
施榭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葉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  
命伙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  
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常怨曰妾  
微賤何復得預纓裙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卽  
飛燕結裙之處

其七

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爲柱鋪黑  
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旣悅於暗行憎燈燭之  
照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已下咸帶玄綬簪  
珮雖如錦綉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乃秉燭  
宴幸旣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



趙后遺事

宋 秦醇

余里中有李生世習儒術而業甚貧余嘗過其家  
墻角一破筐藏古抄書數十冊中有趙氏瑣事雖  
紙墨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之以歸補正編  
大成篇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躡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顛顛然  
他人莫能學也在主家時號為飛燕入宮後復引援  
其妹得幸為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

趙后遺事



天下第一色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益希幸東宮  
昭儀居西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多用小  
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宫后  
方與人亂不知也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帝冠髮散  
亂言語失度帝因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  
人噉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故隱忍未  
發一日帝與昭儀方飲帝忽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  
氣怫然不可犯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  
無強近之宗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

御濃被聖私立於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  
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  
涕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汝無罪汝  
之姊吾欲裊其首斷其手足置溷中乃快吾意昭儀  
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  
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況陛下無故而殺一后  
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膏斧鉞因大  
慟以身投地帝驚遂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不害  
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



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寒飢無聊姊使我共隣家女爲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戒我而自毀敗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爲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歿無定或爾妾死尙誰攀乎乃泣涕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宮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

私窺之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罽規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剛玉帝意思飛揚若無所主帝常語近侍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爲矣后知昭儀以浴益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躡體而立以水沃之后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下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



有所不足耶后曰妾昔在主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  
後帝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  
衣之幸下體常污御服童欲爲帝浣去帝曰畱以爲  
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  
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志傾視嗟歎帝欲畱昭  
儀先辭去帝遇暮方離后宮后曰帝幸心爲姦利經  
三月乃詐托有孕上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  
御遣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  
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  
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  
躬之在體夢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總是珍符龍據  
妾胸茲爲嘉瑞更約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  
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  
云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  
重嗣續其先任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  
無毒者可親有求上字勿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兩  
宮候問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  
自爲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妊者不可近人近



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問安否而已俯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入宮中謂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無憾吾爲自利長久計托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已及期子能爲我謀焉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曰臣爲后取民間才生子攜入宮爲后子但事密不泄亦無害后曰可盛訪郭外有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取之以物囊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所以死也臣當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則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攜之趨門子復如是盛終不敢攜入宮盛來見后言子驚啼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云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妊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況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



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昭儀曰從何而得也乃以身  
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聲呼官吏蔡規曰  
急爲吾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吾殺之規  
修慮未行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  
吾併戮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井後宮宮人孕子  
者皆殺之後帝行步遲澀氣憊不能御女有方士聞  
而獻丹其丹養於火者百日乃成先以大甕貯水滿  
卽下丹水中水卽沸又易去復貯新水如是十日不  
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行幸一夕在大慶殿昭  
儀醉連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笑聲吃吃不止  
及中夜昏昏不能起坐向外臥昭儀急起秉燭視帝  
精出如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竊帝  
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絕后居東宮忽寐中驚啼甚久  
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  
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謹不合爰  
此茶吾意旣不足吾又問帝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  
吾子今罰爲巨龜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水寒  
之苦乃大慟後梁時北鄙大月支王獵如海上見巨



龜出於穴其首猶貫玉釵顛望波間倦倦有戀人之  
意大月支王遣使問梁武帝帝以昭儀事報之

楊太真外傳卷上

唐史官樂史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  
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貴  
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池在導江  
縣前

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  
州今有綠珠江

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璈家開元二十二



年十一月歸于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  
自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爲華清宮

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  
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  
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  
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兒山所作  
也故劉禹錫有詩云伏覩玄宗皇帝望女兒山詩  
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

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  
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  
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八  
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  
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  
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關公遠曰此月宮也  
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  
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顧  
隨步而滅且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



二說不同乃備錄於此

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

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靸

方孔

反子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無子妃

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

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卽世後庭雖有良

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

惠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每

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

后冊妃日贈其父玄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

人又贈玄琰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玄珪爲光

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爲侍郎兼數使兄

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尚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

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

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勅四方奇貨僮僕馳馬

日輪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過最深上呼之

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



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銛已下約祿山爲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官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

請就召旣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玄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劍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銜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澹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夜瓊秦國七葉冠國



忠鑠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  
大夫鴻臚卿將列祭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  
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  
耀京邑遞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  
壯於已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  
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先已來毫貴榮盛未  
之比也上起勅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  
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亡百人雕鏤器物又數  
百人俱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湯益往嶺南長吏日求  
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  
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  
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  
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  
故詩人張祜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  
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  
請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  
死旣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  
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



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  
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  
所生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縷附韜  
光以獻妃旣出上憮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  
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  
國忠遙領劔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  
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  
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槌公主  
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

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  
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  
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  
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  
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  
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十歲  
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  
之中櫛貴妃令諸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  
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



輕更着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于外因命牙笏黃紋袍賜之上又宴諸王于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

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受陛下爲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餘響猶在旦命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

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

玄宗在東都晝夢一女容貌艷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翻之與文武臣僚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



每歲命祀之

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  
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  
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  
方響李龜年獻築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自旦至午  
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  
戲曰阿瞞

上在禁中多自稱也

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

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  
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  
邏紗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  
可鑿有金縷紅文感成雙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  
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琴瑟紫玉笛  
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  
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  
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  
我與爾爲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



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黎園之妓  
莫能及之上命採藍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篋流蘇  
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爲二獅子以爲趺綵繪  
綉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丹  
也

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

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  
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  
黎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

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  
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  
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承旨猶苦宿醒因援  
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  
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  
飛鷺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  
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  
進上命黎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



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  
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  
妃飲罷飲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  
士會方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  
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  
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鷲指妃子  
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  
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  
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

則又婦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鷲身輕欲不勝風  
恐其飄翥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  
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  
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  
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  
欲嗔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  
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  
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厠而成水精爲地外以玳瑁  
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琴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



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  
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

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  
日牛偃息樓上至牀覩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  
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繒人也定陶人  
也穹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  
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  
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  
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煙人也

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嬥人也垓中人也許飛瓊  
也趙飛鷲也金谷人也小鬢人也光髮人也薛夜  
來也結綺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  
自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  
以物列坐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  
謠娘也迺連臂而歌之曰三朶芙蓉是我流大楊  
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曰楚宮弓腰也何不  
見楚辭別序云婁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爲本  
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



下樓急令封鑲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

太真外傳卷下

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玄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



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  
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  
麗彤庭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  
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  
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  
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  
以進然方暑熟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  
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叱之骰子宛轉  
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緡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  
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  
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鷲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  
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  
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  
於死中呼鷲鷲趨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  
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  
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馳使

明馳使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

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



平脫鐵面梳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爲相帶四  
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尚延和郡主  
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肅尚  
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尚承榮郡主一門  
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三載重贈玄琰太  
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  
叔玄珪又拜工部尚書韓國婚祕書少監崔珣女爲  
代宗妃號國男裴徵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  
男妻秦國婚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  
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  
闕去卽與妃同輩華清有端正樓卽貴妃梳洗之所  
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  
南號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  
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着二色衣  
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鳥琴瑟珠翠  
燦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  
絕馳馬千餘頭足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  
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闈侍歌兒相望于道



及秦國先死獨號國韓國國忠轉盛號國又與國忠  
亂焉畧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號連轡揮鞭驟  
馬以爲諧謔從官嬪嫗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裝核服  
而行亦無蒙蔽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嘆十宅諸王  
男女婚嫁皆資韓號紹介每一人納一千貫上乃許  
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  
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  
已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  
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

反幽陵

祿山本名軋牟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  
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  
旋舞疾如風馬上嘗於勤政樓東閣設大金雞障  
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  
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  
閱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禳之故耳又嘗與夜燕  
祿山醉臥化爲一猪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  
猪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國



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號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  
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  
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  
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銜土請命事  
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  
嵬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  
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陛下以至於此  
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  
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

殺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

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  
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  
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姝于樓複  
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于楊氏

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  
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卽國忠之妹  
猶在陛下左右羣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截斷

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



上廻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  
倚杖歛首而立聖情昏嘿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鏞  
見素男也

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逡巡上入行宮撫  
妃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  
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  
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方可  
之縊于佛堂前之梨樹下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  
觀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尚未

解圍以繡衾覆牀置驛庭中勅玄禮等入驛視之玄  
禮擡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于西郭之外一  
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  
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  
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  
幸虢國夫人之宅玄禮曰未宣勅報臣天子不可輕  
去就上爲之廻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玄  
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  
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便



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卽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鬼字卽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服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縷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縷遂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祿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于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牙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于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



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既收復西京十一月  
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  
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  
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  
令中官潛移葬之于他所妃之初瘞以紫縵裹之及  
移葬肌膚已消釋矣曾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  
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  
夕視之而歔歔焉上皇既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  
欄南望煙月滿日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

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  
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  
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  
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  
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  
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宮嬪御  
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  
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  
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



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  
上持之凄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  
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  
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  
失此寶風雨德請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  
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旣得之於妃子朕  
今再覩之但興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  
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基令臣獨彈琵琶  
共琵琶以石爲槽鵝鷄筋爲絃用鐵撥彈之

貴妃立於扇前觀之上數杯于將輪貴妃放康國狗  
子上扇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中於臣巾上良  
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  
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  
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朶再幸尚有香氣宛然況乎絲  
縷潤膩之物哉遂悽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  
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  
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  
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



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洎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問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靴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指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言訖閤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忙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



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

大收代宗小字

卽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之死日馬嵬媼得錦初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酒沒百僚繫頸妃王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若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



九真如傳 卷十  
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梅妃傳

唐曹鄴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



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  
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盃剪刀  
綺窓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  
友愛日從燕間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  
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  
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  
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鬪  
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  
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悞勝陛  
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  
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  
無踈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  
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大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  
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  
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  
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甯閣前當奈何上  
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旣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  
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



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  
曰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  
寢懽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群臣妾止此  
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  
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  
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舄并翠鈿命封賜  
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  
真惡情耳妃笑曰恐伶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  
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  
遂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  
乃自作樓東賦略曰

玉鑑塵生鳳奩香歿懶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  
練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  
隔長門而不見况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  
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  
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  
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  
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



君情繾綣深叙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  
休奈何嫉色庸庸妬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  
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  
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  
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踈鐘空長嘆而掩袂躊  
躇步于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  
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  
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  
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  
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  
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  
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  
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  
官二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力士飛神御  
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



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髮髯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悟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綉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刃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大馬鄠杜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閱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



皇老而伎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螻之命奔  
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  
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  
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  
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  
宜最後迺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圖畫  
美人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  
自也蓋明皇失邦咎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  
特嬪御擅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  
朱遵度家太中戊年七月所書字亦端好其言時  
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畧加修潤而曲循舊語  
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予得之後世之傳或在  
此本又記其所從來如此



長恨歌傳

唐 陳鴻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勅于旰  
 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于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  
 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  
 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  
 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燿景從浴日餘波賜  
 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必油然恍若有遇顧  
 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



玄琰女子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  
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  
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  
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  
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珥冊爲貴妃着后服  
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  
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  
行同輦止同室宴專房寢專席雖有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

子無顧眄意自意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  
獨能致是蓋才智明惠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  
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  
國夫人當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  
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  
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  
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  
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  
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



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愜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亮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黎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欷

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



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亡聲方  
士屏息歛足拱手門下久之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  
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鳥左右侍者七  
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  
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釧合各折其半授使者  
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  
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  
一事不聞于它人者驗于太上皇不然恐釧合金釵  
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

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  
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  
庭號爲乞巧宮掖閣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  
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  
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  
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義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結  
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  
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  
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唐史至憲宗元和元年蓋屋



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自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行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烟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峨嵋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



長恨歌傳  
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  
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  
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  
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  
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  
草落葉滿階紅不掃黎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  
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  
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

寒誰與其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  
道士鴻都客能以精神致魂魄爲感君王長轉思遂  
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  
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  
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  
扣玉扇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唐家天子使九華帳  
裡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  
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



長恨歌傳 九  
是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欄杆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裡恩愛  
歇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  
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  
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  
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  
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  
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墳起太真

二小字政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  
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冀得  
復見卽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呪  
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將符僅類人形而  
已使上齋戒懷之疑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  
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真貴妃面貌也  
上喜甚道士咲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  
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  
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呪吸煙呵像上次命諸



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  
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遙以少許研極  
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  
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葦蕤鎖鎖之于  
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  
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  
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  
真意少釋與上曲盡縹緲勝于平日脫臂上玉環  
肉上臂天未明道士啟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  
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真所  
以尸解今見爲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  
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于李夫人是邪非邪遠  
矣此說又與長恨歌異存之脩考玄虛子志



高力士傳

唐 太原郭湜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  
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  
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  
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  
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  
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  
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



至寢宮問曰所畱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  
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  
此曾何足言卽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忽  
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  
久住關內其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  
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  
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  
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  
無人謂高公曰勝自住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

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  
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  
酒徃徃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恒十年已  
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  
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  
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  
卽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  
和糴不停卽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  
蓄葉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



高力士傳  
有典自合恒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  
可假人威權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與言伏  
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  
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昇  
平之代一承恩渥三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玄  
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  
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  
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卽置酒爲樂無  
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住內宅不接人事及

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上玄元之尊田同秀獻  
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俞與黨錮之  
獄楊裴韋秀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道路以目祿  
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事漸高心  
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讐付之邊將自  
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不知  
時議近於閣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頻有喪律  
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  
皇威遠震聖澤傍流足以吞食鯨鯢翦滅封豕諸餘



織介曾何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  
然後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  
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  
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改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  
至聖微臣至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李爭權  
競相傾奪王邢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  
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被琢棺之刑寧俟後圖國  
忠播宣淫之恥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  
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

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  
轍楊李殊塗終未通朕懷卿總無言何以爲意高公  
伏奏曰開元二十年已前宰臣授職不敢失墜邊將  
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災  
眚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輪慮難以獲安臣不敢  
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祿山作逆起  
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囚李芝於真定劫光翽  
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蕞爾戎羯乘我不虞國  
家久致昇平不修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死之



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畱封常清棄甲於汜水東  
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  
上交鋒縱鎬向歷半年斬將擐旗不逾信宿兵疲師  
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拔冀祿  
山之黨更却先拔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  
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  
日有詔移仗未央宮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  
外上駐馬謂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  
曆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扈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

六軍奮怒國忠方進咸卽誅夷號國太真一時連坐  
肅宗減隨駕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邾長  
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卽皇  
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  
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  
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高公伏奏曰  
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  
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  
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謂臣



高力士傳  
五  
日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餘  
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往來  
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尅復之期兆人佇來蘇之  
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劔門到巴蜀井邑氣  
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應霑扈從皆  
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  
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殿宇不勦人力上爲之悅左  
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即日拜相西南

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  
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遠理識弘通比諸  
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  
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  
及駕出劔門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  
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卽令着袍至二  
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  
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  
慶緒僞立克謀逆計主以嚴莊僞敕僞書出於高尚



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  
兵威大震兇徒逆黨卽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  
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  
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  
羆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北走於  
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緒爲逆賊史  
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  
郭英乂次安於虢路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寶  
應元年下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

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  
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變及無窮陛下仁德福流  
萬葉凡是克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  
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  
臣李輔國詔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  
物悉令收付所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  
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俗一時抃舞便於興慶宮  
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  
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



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總軍戎冀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使輔國熒惑兩宮至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畱廐馬三百疋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畱馬惟畱十疋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尋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伏願且畱喫飲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戛戛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義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卽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卽權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宮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一時號泣上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頗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



正愜我本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  
不須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  
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  
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瘧救於功臣閣下避瘧日晚聞  
門外有人問稱是啖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  
上皇未日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卽隨庭瑤至閣門外  
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看畧見少多皆是  
罷職却被索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  
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曾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

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克徒旣  
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  
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九月三十日至巫州  
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待罪  
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  
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煙燻眼落膜瘡染面朱虞謂  
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可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  
又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  
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



高力士傳  
九  
美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  
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卽位改元  
爲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  
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  
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  
毀旣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  
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  
可謂貴矣旣貴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  
號不迨孤魂旅襯飄泊何依泣下霑襟祝之盡血言

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  
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襯發朗州十一月至  
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事行李一  
切官給陪葬玄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卽隋將鐵杖  
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  
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  
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畱看  
待見汝伺之慎忽忘却卽與訣別向三十年後知母  
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



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  
卽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  
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  
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於子心辨  
雙環於母臂卽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  
玄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太原郭湜  
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克醜  
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卽有敬毛裴畢之流起周代索  
丘之獄旣無所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矣

但經推案先沒家貲不死則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  
一色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  
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韋利見皇甫鏡  
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  
瑩宋晦嚴銳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宣是  
也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郡王瑀是也一開府力士  
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  
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  
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湜同病



高公傳  
者報以誌之况與高公俱嬰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  
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爲讒倖所  
惡生死銜冤悲夫



